

三個女生

周婉窈

一陣風從火車站那頭沿著街心一路吹來，襲擊廟前的大榕樹。坐在慶昇傢俱行的藤椅上可以看到榕樹的葉蓋鬆垮了一下。盤在廟頂的龍依然紋風不動，永不疲累地張口舞爪。今晚，十六的月亮剛好挪到大大張開的龍口附近，一不小心還要看成飛龍吞月呢。李嘉松瞄一眼對面冷清的街景，把夾克的拉鍊往上提了一下，拿起桌上的一疊油印紙，起身要到對街去。走前順手塞包香菸到夾克的口袋裡。

西藥房的老板正閒著沒事幹，看到李嘉松過街來，趕緊繞過「形的玻璃矮櫃迎了出來，一臉笑容：

「來坐，來坐。」一面用手比著靠牆的一張椅子。

李嘉松回了招呼，不往裡邊坐，卻把椅子搬了出來，在靠門限的地方坐了下來，一邊喃喃說著：「失禮、失禮。」

西藥房老板回身把擱在玻璃櫃上的一包香菸及打火機取來，從剝開的煙包嘴中抖出煙來，

「吃菸？」

李嘉松搖搖頭，從口袋摸出菸包和火柴，說，

「俗（便宜）菸較厚，我吃這新樂園的較慣習。」說著不讓西藥房老板打燃打火機，就自己點起一枝菸來：

「你也吃一枝？」

西藥房老板笑了笑，把露出半截的菸壓回煙包裡，放回原處。他不抽菸，但李嘉松總不忘問一聲，就像他明明知道李嘉

松不抽長壽菸，每次還是循例問一聲一樣。

坐在騎樓下，李嘉松兀自抽著菸，斜著眼可以看到自家深如巷弄的傢俱行。西藥房老板回到「形的玻璃櫃圍成的空間裡，腹部抵著櫃沿朝外站著。這是他最習慣的位置，也是他最爲全鎮的人所熟悉的姿勢。李嘉松雖坐在門限外，但只離一個手臂遠。他耐心等待著李嘉松開口講話。

李嘉松慢條斯理地抽了幾口菸，正準備開口，藥房隔壁皮鞋店的外地人，縮著肩膀，也搬了張椅子坐過來。李嘉松拿眼睛跟他打了一下招呼，然後看著西藥房老板說：

「阮阿龍，這次模擬考退了兩名。」

外地人謝才盛很滿意地點了點頭。沒錯，李嘉松又要談教育了。李嘉松與西藥房的鄭明輝是這條街上有名的關心小孩教育的家長。謝才盛因入贅皮鞋仔成的家而到了這個小鎮，大兒子秋天就要入學了，因此特別喜歡聽這方面的消息。

李嘉松接著提到他家的阿龍多麼粗心，有一題算術題，明明算對，抄答案時卻抄錯了，結果算整題錯。鄭明輝正想表示些什麼，聽見樓梯咚咚響，回頭看到小女兒夾著書本下樓來。他以表示不快的聲調說：

「阿莉，你不在樓上讀冊，下來幹什麼？」

「阿兄背英語，背得很大聲，吵死人。」鄭百莉看父親沒再說話，便坐到書桌前，扭開檯燈，低著頭做出很認真寫作業的樣子。她的哥哥背英文單字的確很吵，不過，她下樓來實在是因爲喜歡聽大人閒聊。若趁父親不注意時，望著外面出一下神，好像更能幫助她寫作業。

「這次誰第一名？」她聽到爸爸問傢俱行的歐吉桑。

「還是那個庄下囡仔曾民義。」

鄭百莉瞥見歐吉桑把一疊油印紙遞給爸爸。她知道那是六年級模擬考的成績表。

「哇，算術一百分，國語九十九分！」

「是啊，這個囡仔實在不簡單。窮苦人的囡仔，頭腦卻是一等的。聽說，這個囡仔真乖，學校放學還沒回到家，書包擱在田岸，就潦下去幫忙。厝裡無法度讓伊補習，伊的級任老師騎大輪車去了牛條崙好幾趟，說是免費，一定要伊補習。」

「伊的級任老師是不是陳威風老師？」隔壁賣皮鞋的小聲地問著。

「沒錯。」歐吉桑說：「陳老師愛伊拿縣長獎，怕不補習，被別人趕上去。這個陳威風老師，非常惡，學生都怕。不過，很疼這個囡仔，時常買紙、筆給伊。」

鄭百莉聽到提起六年丙班的陳威風老師，心裡就不自在。她知道爸爸希望她升五年級時能被分到他的班上。她哥哥以前也是陳老師教的，時常被打得回來用各種葯膏抹屁股。

「那麼，這個第一名的曾名義，考省初中，沒問題啦？」賣皮鞋的問。

「當然，」歐吉桑提高聲音說：「到台北考都沒問題。聽國校的老師講，省初中前五名絕對沒問題，說不定考中狀元涅！」

鄭百莉知道爸爸正在專心翻看那份成績表，便大膽地抬起頭來看外面。傢俱行的半樓的燈亮著，她想阿龍一定正在唸書。這時，瘋坤仔牽著細姨走過對街。細姨的頭髮很長，鄭百莉一時沒看清楚，不過她想一定垂到屁股了。聽說她有時候在

河溝那邊洗頭髮。四年辛班的何美里說她親眼看到過。

「這三個女孩又擠在一起，」爸爸把那份油印成績表攤向歐吉桑，手指在第一頁的一個地方比劃著，「真分不清楚誰是誰。」

歐吉桑挪動椅子，湊近看了一下，唸道：

「王鍾華、王幸華、陳婉華。是啊，這三個女孩每次考試成績都差不多，不是這個在前，就是這個在後。有時我也分不清楚。」

鄭百莉覺得爸爸怎麼那麼笨，王鍾華就是王鍾華，王幸華就是王幸華，陳婉華就是陳婉華，為什麼老是分不清楚？

「這個王鍾華，」歐吉桑吐出一捲煙圈，「就是糖廠王課長的千金，王幸華是王醫師的千金，陳婉華就是國校陳正己老師的千金。」說完看了外地人一眼

外地人謝才盛趕緊點點頭，露出靦腆的笑容。

「這三個女生都在陳威風老師的班上。這次分別佔了第六、七、八名。上次也在十名內，不過上次這三個女生的名次好像跟這次不一樣。」李嘉松想不起誰在前，誰在後，便再吸一口菸，不說話了。

當李嘉松沉默時，大家都沉默了。一陣風吹來，差一點把鄭百莉父親手中的成績表捲走。

「冷咧。」

「是啊，春天後母面，氣候沒得按算，要到清明過後，才真正燒熱起來。」

這時，有人進來買蛔蟲葯。李嘉松起個半身把成績表取了過來，打算等顧客走後，便說聲「失禮」，告辭回家。他繼續

沉默地吐著煙圈。外地人繼續靦腆地笑著。

鄭明輝殷勤地送走顧客後，看到李嘉松起身要走，趕忙說：

「再坐，再坐。」

「我好走了，失……」李嘉松話還沒說完，聽到一聲大輪車的煞車聲，以及熟悉的聲音：

「你們在這裡開講啊！」

來的是張瑞裕，頭上戴著灰呢鴨舌帽，人在腳踏車上，左腳抵著地面。

「是啊，吃飽閒閒，無代誌做，罔坐。」李嘉松回答說。

「進來坐，進來坐。」鄭明輝殷勤地邀著。

「我在這裡站一下就好。」

「張老師，」李嘉松問：「最近聽美軍電台，有什麼重要的國際新聞無？」

張瑞裕是鎮上縣高中的英文老師，全鎮的英文權威，每天必聽美軍電台的新聞報導。

「越戰愈打愈激烈，詹森又派軍隊……。」

張瑞裕興高采烈地說著。眾人都聽得很快樂。快樂的感覺不是來自於內容——對他們來說那太遙遠，連接不上，而是來自於張瑞裕這個人。張講話時，表情、聲音都充滿喜悅，尤其是眼睛，露出孩童般的高度認真的神色，邊說邊笑，深刻的雙眼皮在眼角擠出幾道魚尾紋，活潑潑地飛動著。他很高興被問到國際新聞；鎮上新興的養雞人家最喜歡聽他分析越戰了。

「我得走了。」張瑞裕看看西藥房掛鐘說。

「去哪裡呢？」李嘉松問。

「蔡天祿的兒子明天考英文，要我過去給伊複習複習。」
蔡天祿是鎮上最有錢的人家，三七五減租以前鐵軌以西的土地全是蔡家的。

李嘉松突然想到一件事，問道：

「聽說蔡姓有意思栽培這個國校最會唸書的曾民義，要給伊讀醫科，將來好把女兒嫁給他，有影無？」

「這，我聽天祿嫂仔有講起，不過，伊這樣想，郎不一定肯。」

張瑞裕調一下姿勢，準備踏車而去，突然看到酒家女白梅低著頭走過來。她穿著一件水綠色紡綢旗袍，上身披著白色鏤花開襟毛線衣。化了粧的臉，在光輝的月色下顯得很妍麗。

「嗨，白梅姐啊，吃飽末？」

白梅驚慌地抬起頭，看到是張老師，稍微安心。她匆匆回個招呼，又低下頭，不敢看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都沒有笑容。只有像張瑞裕這樣本來就沒大沒小的人，才能跟這個外地來的名酒家女打招呼而不會引來非議。

李嘉松看著張瑞裕騎著腳踏車遠去的背影，說：

「這個張瑞裕，若不是這麼神經線結不牢，倒是個美男子。」

外地人積極地點點頭。

第二天，鄭百莉把蔡蕙蕙要嫁給曾民義的事告訴同班同學王毓秀。王毓秀回家告訴姐姐王鍾華。

第三天，王鍾華把這件事告訴了同班好朋友王幸華與陳婉華。於是三個女生都知道蔡蕙蕙將來要嫁給曾民義。

蔡蕙蕙成績不好，但每個人都認得她，因為她是全校唯一

梳長辮子的女生。她的辮子烏黑油亮，很讓許多愛漂亮的女生羨慕。國校並沒有規定女生一定要剪短髮，但絕大多數的家長都認為短髮簡單省事。（想那每天一清早為女兒梳洗長髮、打辮子有多麻煩！況且那個時候女生之間還常彼此傳染頭虱呢。）

王鍾華、王幸華和陳婉華這三個名字都帶著一個華字的女生也蓄短髮。她們三個人是好朋友，下課時，時常一起說話、玩耍。高年級的同学看到她們在一起，從不會弄錯誰是誰，因為這三個人長得很不一樣。王鍾華體格比一般女生略壯一點，頭髮多而蓬鬆，有點捲曲，通常從額頭往後梳，在背後用個大髮夾緊緊扣著。王幸華臉色蒼白，瘦瘦高高的，頭髮黑而直，習慣套個黑髮圈，露出平滑的額頭。陳婉華是三個人中模樣最小的，還蓄著齊眉的溜海。

六年丙班的教室在升旗台後面的一排木造建築裡。教室裡邊有六排桌椅，女生坐在右邊三排，男生坐在左邊三排。講台後面是一面大黑板，黑板對過去的牆上橫貼著一大張「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圖表」。這張橫幅掛圖不知道何年何月就已貼在那裡，由於學生勤於大清掃，雖然高高貼在牆上，角邊一點蜘蛛網都沒。不過，顏色已褪了不少，給人的印象就是褐黃、褐黃的。男生們有時好玩，還互相賭誰能從頭背到底。有人（像曾民義）的確能瞞著眼睛從頭背到底，不過，大多數的學生充其量只記得首尾幾個人物。第一個是黃帝，戴著綴著珠串的冠冕，很像漫畫書裡的玉皇大帝。最後兩個偉人是楊振寧與李政道，都穿西裝、梳西裝頭。陳婉華曾問王鍾華：爲什麼楊振寧和李政道長得那麼像？是不是兄弟？王鍾華回答說：他們

姓不一樣，一定不是兄弟。

這天是個大晴天，陽光亮麗。從教室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鳳凰木背後是一片藍空，高處積聚著幾片雲朵，像棉花一樣潔白、柔軟。偶爾吹來一陣細風，撩動小小園圃裡新種的花苗，比較敏感的女孩還會感覺空氣中有種說不上來的熟悉氣息，帶來一種說不上來的淡淡哀傷。

因爲是個大晴天，下課時每個人無不爭著到陽光下遊玩。王幸華邀王鍾華和陳婉華到校中心的公佈欄看畫，她弟弟有一張腊筆畫被貼在三年級的公佈欄上。於是，三個人挽著手走出教室，王幸華在中間，王鍾華在右邊，陳婉華在左邊。

教室外面滿滿的是聲音與動作。不少高年級女生在走廊外玩跳橡皮筋遊戲，由兩個人拉著用千百條橡皮圈打成的繩子，大家排隊輪流跳。現在女生都還穿著卡基長袖上衣及黑長褲，腳尖高高抬起來勾繩子時，不會有穿裙子時的不自在。其實，男女生涇渭分明，大可不必擔這個心。偌大的操場全被男生佔領，有的打棒球，有的玩躲避球，聲音嘩啦啦，連遠處迤邐走在稻田間的火車聲都一下子聽不真切了。

擴音機傳來值星的劉老師的大音量：

「二年癸班的小朋友，不要踐踏花草，有沒有聽到……。」

王鍾華、王幸華、陳婉華和許多人，不約而同回頭往操場最邊緣毗鄰稻田的方向看。只見那邊的教室前一窩窩亂跑亂竄的小學生，看不到花圃在哪裡。

「劉老師在辦公室怎麼看得到有人在踐踏花草呢？」陳婉

華問。

「大概有望遠鏡吧。」王幸華說。

「哇！」王鍾華叫道：「好大的蝴蝶！」

王幸華和陳婉華趕緊隨著王鍾華的手勢看。果真有一隻黑色鑲著藍紫色斑點的大蝴蝶在上前方，一會兒高，一會兒低，沒一下子就迷失在半空中。這個時候，有兩個女生穿梭在人群間追捕飛得較低的小粉蝶兒。她們把鳳凰木的羽狀複葉頭尾相繫，打成一個斗狀的網。陳婉華小時候也做過這樣的網抓蝴蝶，從沒成功過。

「她們捉不到的。」陳婉華說。

沒有人回答，因為擴音機又傳來劉老師的大音量：

「四年甲班的紀明珠小朋友，請來辦公室一下……」

公佈欄前頗有一些人。她們三個人先到三年級的地方看王幸華弟弟的圖畫，然後再看其他年級的。她們六年級展覽的是毛筆字。曾民義的作品貼在上面。他的毛筆字很端正、很有力氣。三個女生都看了，但誰也沒表示意見。

看完展覽的作品後，就快上課了。三個人還是像來時一樣，王幸華在中間，王鍾華在右邊，陳婉華在左邊，互相挽著胳膊一路踱步回去。迎面走來蔡蕙蕙和她的一位同班同學。王幸華與蔡蕙蕙一起在音樂老師楊百合家學鋼琴，最近因為準備聯考，暫時停止，但兩人在一起學了好幾年，彼此間很熟。蔡蕙蕙看到王幸華，很高興，遠遠就露出細小的牙齒笑著。但她的笑容在與陳婉華錯身而過時，尷尬地打住了，大大的眼睛裡有錯愕的神色。

「喂，」陳婉華推一下王幸華：「你怎麼沒看到蔡蕙蕙

呢？」

王幸華沒答腔。王鍾華覺得很好笑，她知道王幸華看到了蔡蕙蕙，卻假裝沒看見。於是，她俏皮地捏了一下王幸華的臂膀。王幸華突然間很想把王鍾華的手甩開，心裡被一種說不出來的不愉快的感覺堵塞住。

陳威風老師抱著一疊試卷走進教室。班長曾民義站起來喊：

「起立。」

「敬禮。」

「坐下。」

大家坐下後，都低著頭，知道要發考卷了。

「簡坤成。」

「有。」

簡坤成走到講桌前。

「二十分。上次幾分？」

「二十五分。」

回答完畢，簡坤成走到講台邊俯下身來，兩個手掌抵住講台的木板。陳威風老師慢慢地拿起藤條，往簡坤成翹起來的屁股打了五下。重重的五下。藤條在寂靜的空氣中咻咻地叫著。

男生打屁股，女生打手心。住在市場後面的劉萬金被打了二十五下。當他從講台的邊沿起身走回座位時，一張小臉漲得紅紅的。

「王幸華。」

「有。」

「九十二分。上次幾分？」

「九十六分。」

「咻，咻，咻，咻。」

王幸華帶著考卷走回座位時，娟秀的臉顯得比平常蒼白。

陳婉華上次九十八分，這次九十六分，被打了兩下手心。

王鍾華上次九十六分，這次九十八分。不用張開手心。她

拿了考卷走回座位時，豐美的臉頰上有著淺淺的酒窩。

最後拿到考卷的是曾民義，一百分。陳威風老師把考卷遞

給曾民義時，他那時常瞪得圓鼓鼓的眼睛好像放鬆了幾秒鐘。

發完考卷，陳威風老師把大家狠狠地教訓了一番。沒多

久，下課鈴聲就響了起來。陳威風老師鼓著兩個鍾馗大目，宣

布下課。

老師走後，大家不再迫不及待往外跑。不少男生聚在一起

討論災情；也有女生趴在桌面上偷偷淌淚。王鍾華、王幸華和

陳婉華習慣一起討論考卷，於是三個人來到教室後面的草地

上。那裡種著一排高大的木麻黃。王幸華一頭搶先靠著一棵木

麻黃的樹幹坐下，陳婉華擠過去，也靠著樹幹坐下。王鍾華只

好面對著她倆人坐下。木麻黃的樹身高瘦，這時已近正午，陰

影不大。綿綿的青草地在陽光下顯得有些不真實，稚嫩的綠光

四處游動。

「痛不痛啊？」王鍾華問王幸華。

王幸華把兩手的手掌張開來，細細的掌心有四道紅痕。由

於挨打時手心會不由自主往後縮，所以就這樣留下一道一道的

紅痕。

「沒什麼。」王幸華輕鬆地說，卻下意識地把兩手手心往臀部與草地的間縫塞。

接著是看陳婉華的手心。陳婉華覺得老師這一次打得很重，但王幸華沒叫痛，她也就不好意思說痛。

剛剛發的考卷是公民與道德的複習考。初中聯考只考國語和算術兩科，但他們今年的畢業考加考其他科目。陳婉華在家裡聽爸爸陳正己老師說六年甲班的張哲郎老師堅持畢業考要考全科。他班上的班長徐光正成績很好，只比曾民義差一點點。由於徐光正記憶力特別強，如果畢業考考全科，那麼徐光正就有可能贏過曾民義而拿到縣長獎。爸爸跟媽媽說，陳威風老師和張老師為此還在辦公室吵了一架。

她們三人攤開考卷，把各人錯的一題接一題檢討。王鍾華只錯一題，最後才輪到檢討她的。那一題就只有王鍾華做錯，王幸華和陳婉華都答對。題目是：

我國的五院制度是根據國父的（一）三民主義（二）五權

憲法（三）建國方略（四）以上全錯

「是五權憲法才對。」陳婉華說。

「唉，」王鍾華覺得很可惜，嘆口氣說：「明明是五權憲

法，這麼簡單，我怎麼會做錯！」

「我知道為什麼。」王幸華笑著說。

「為什麼？」王鍾華和陳婉華都很好奇，想知道原因。

「因為，」王幸華說：「因為，曾民義。」

陳婉華一時沒弄懂，等弄懂時，樂得仰頭大笑，差點撞痛木麻黃的樹幹。

王鍾華拿起考卷起身就走。

從此，王鍾華不再跟王幸華與陳婉華說話。王幸華和陳婉華之間的關係也變得不太自然。

在畢業典禮中，曾民義不負眾望拿了縣長獎。聯考放榜時，他雖然沒考上狀元，卻也考了第三名，還是足夠讓國校的老師揚眉吐氣一番。

三個女生都上省女初中。她們現在是初中生了，行爲比較像大人，三個人在火車站等火車相遇時都會彼此打招呼。但是，三個人不同班，忙著迎接新的生活，也就不相往來了。

王鍾華和王幸華、陳婉華一樣，每天一清早由小鎮搭六點三十五分的火車到縣城，出了火車站再騎一段自行車到省女中。在她還沒上完第一學年的一個傍晚，她騎著腳踏車在市區要道被一輛大卡車從背後撞倒，送醫不治。

王幸華和陳婉華分別聽到凶訊，都非常難過。王幸華後悔不應該講那句話；陳婉華後悔不應該笑得撞到木麻黃的樹幹。她兩人都希望能回到那件事發生以前的時空，然後從那裡重新出發。也許回到那個黑色大蝴蝶在半空中翩颺的時刻吧。那時候整個國校滿滿的都是陽光與聲音，連遠處在田間迤邐而行的火車聲都聽不真切。

《自立早報》副刊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九、十日